

淳子——張愛玲 夏兒

淳子送我她的書，《惘然張愛玲》。我竟留著，每天看一點。她的文字竟給我陣陣竊喜，就像孩子得到一塊甜點，捨不得一下吃光。

過去我對張愛玲並沒有很大熱忱，對《紅樓夢》也並不熱衷，不喜歡人之間的明爭暗鬥——直到看到淳子筆下的張愛玲。

我第一次忽視了作家身份的張愛玲，只看到一個渾身傷痕的女人如何過完她淒婉的一生：帶著童年、青年、中年、老年的千蒼百孔，那些摧殘一個美麗的中國女人的疤痕。

然後，我才看見作為作家的張愛玲：一個不畏命運的寒風暴雨，堅守著愛，堅守著寫作的偉大女人。照片上的她才三十幾歲，瘦骨如柴，臉無人色，命運似乎已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她的一生，在淳子那惜墨如金，水晶一般凝聚的文字中浮出歲月的水面，在我面前生動地舒展出來。

張愛玲自己從被家庭摧毀，從千絲萬縷的少女的愛的牽掛，到被冷漠遺棄。她望著離別的河流，感受生命的空虛。這個以愛為生命的女人就這樣，從此扛著半生的空虛，寫下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故事……人性的堅韌、理想、惡劣、陰暗，都體現在張愛玲編織的那張華麗的，長滿了跳蚤的生命的袍裡。

過去並沒有很愛張愛玲的文字，現在隨著淳子的筆，我跟著她一步一步一寸一寸地消化張愛玲，從陌生到摯愛。也只

有淳子能完成這個變化。但張愛玲就是這樣一個人，當你愛她的時候，她看也不看你。她站在自己心靈的頂端，帶著一絲嘲弄。那是一種深深的憐憫，她的憐憫超越了個人，她想告訴世界中國女人忍受的是什麼。而西方世界卻無法明白她，拒絕了她。

於是，張愛玲帶著一向的淒然美麗的微笑，無可奈何，又跌回自己文化母親的懷抱，這個曾被她拒絕的母親的懷抱，因為除此以外她無路可走。她需要母親，需要一群接納她的讀者。她需要被愛。無論是誰，只要接納她，她都會投向誰——正如她年輕時投向愛她的胡蘭成一樣。

我痛著她的痛，感到命運抽在她身上的鞭痕，想把她扶起來，告訴她，所有人都期待著她的文字，卻發現她比我們所有人都要強大。沒有任何一樣東西可以打擊她。我不知道那股力量從哪裡來。只能說，這就是張愛玲。

她用七十五年，在一個沒有觀眾的舞臺上上演了一幕最驚心動魄的苦難的戲劇。她身上流著祖先的血脈：濃郁，陰沉，頑強，那柔韌而堅忍的，根深蒂固的中華血脈。她把一生的愛恨情仇化成一個吻，深深印在留在她身後的中華大地上，留在曾被她忍心拋棄的土地上。

因為她最後發現，只有這片土地上的，人，才懂得，才真心熱愛著她的文字。

再次感謝淳子，讓我沒有錯過張愛玲這道最亮的風景。



■淳子在研討會上發言（悉尼樂調圖書館）

邪氣好的胭脂 宋以朗

淳子很喜歡張愛玲的文字，研究她也有十數載了，所以在這本關於上海女人的書中，到處也可發現祖師奶奶的芳蹤。除了專文寫她祖母李菊耦、繼母孫用番，以及她跟胡蘭成的情史外，穿插全書的張愛玲名句和軼事也令人目不暇給，例如寫李香蘭，就自然提及張愛玲在一九四三年遊園會中與她的經典合影；寫劉若英，也忍不住批評她在電視劇《她從海上來》里頭的演繹；而在《旗袍裡的骨感》中，淳子徵引的明明是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但末了依然是這樣說：“白先勇寫出了上海某類女子的樣子，還寫出了上海女子的個性，除了嗲，最要緊的是分寸。”最後一句，不禁又令人想起張愛玲的名言：“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

這些聯想都很順理成章。但令我驚奇的是，淳子不但可以由香港機場快線的“青衣站”站名巧妙地引出張國榮，再由二零零三年“哥哥”的一躍而逝，意識流地追溯至一九九五年張愛玲悄然過世的房子；她更可以通過上海國際飯店的一扇旋轉門，既轉出英茵、平祖仁的一段“風聲”傳奇，同時又輕盈地聯繫起張愛玲、胡蘭成在上海的最後約會。可見淳子對那群上海女子的描繪，不是死板的歷史紀錄，也不是淺薄的八卦雜俎，而是筆端帶著感情、現實交錯幻想的藝術造像。貫穿一書的張愛玲，似乎沒為淳子帶來西方文評家所謂的“影響焦慮”，反而更像位繆斯女神，私密地向作者吁一口靈氣。

淳子寫上海女人，為什麼要邀我作序呢？大概不會因為我是上海出生的男人吧。我雖是張愛玲的文學遺產執行人，卻可惜沒繼承到她的文學天分，所以寫這個序不免捉襟見肘，只能舉幾個

實例顯示一下“張愛玲”出現的頻密程度，聊以塞責——當然，這也是我老本行統計學的職業病。順帶一提，淳子寫李麗華，還可補充一件軼事：張愛玲在美國也見過李麗華，當時情況記錄於她給我父母的來信：“那次見李麗華的事我忘得乾乾淨淨——只記得後來在紐約見面，還看見她午睡半裸來開門。”

關於上海或上海女人，我只能承認自己所知有限。我，一九四九年四月生於上海，三星期後，舉家便遷居香港，此後我便幾乎沒再涉足那裡。平生認識的幾個上海女人，大多是親屬或我家的朋友。我去年編的《張愛玲私語錄》，主題圍繞張愛玲和我父母間的友誼；淳子讀後，本打算把我母親鄭文美也寫進書中，一動筆卻發覺毫無頭緒。她找我寫序，也許是希望我能說說自己的母親。但以如此有限的篇幅，恐怕也無法概括出她的故事——這也是《張愛玲私語錄》中我很少附加編者按語的原因，我情願讓張愛玲和我父母親口講他們自己的事。

若要勉強說上幾句，大致是這樣的。家母出生上海，祖籍臺山，成長於一個有基督教信仰的家庭，接受中西式教育，畢業於聖約翰大學（上海）。這成長背景培養出她處處為人著想的性格，因此終其一生，所有心力都奉獻給雙親、丈夫、兒女和親友。之前有很多年，她在張愛玲心中的重要地位都不為人知。後來我回港讀了她們的舊信，深受家母那種“捨己為人”的精神打動，所以才出版《張愛玲私語錄》，藉以向雙親致敬。夏志清和莊信正都跟我說過，那部書揭示的真正秘密，其實就是我的母親。

我不清楚家母能否代表上海女人，且重點也似乎不是要描繪什麼典型上海女人，因為世上根本找不到這樣一個典型。

澳華新文苑 第1208期（A）

淳子的張愛玲 張愛玲的淳子 布文

張愛玲在旗袍的分叉里藏著半彎月色，淳子在燈光下展開：半部民國史。

當梧桐葉用上海話與風耳語，梅雨浸泡了《傳奇》的字句。這兩位奇女子，在江南的雨季裡遇見。

她們抽煙，懂得怎樣讓句子在玻璃煙缸裡——旋成灰燼的芭蕾。而每一個手勢，都暗合租界區老掛鐘停滯的韻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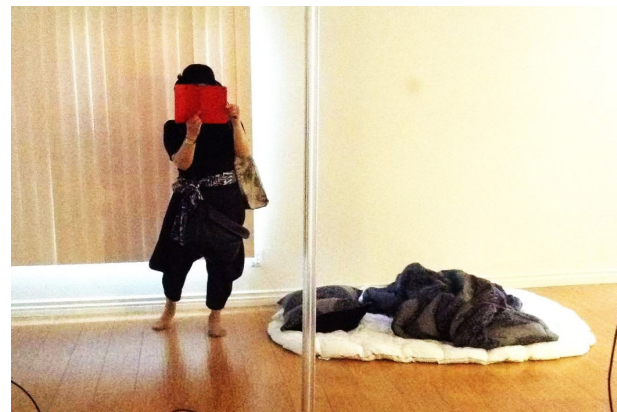
淳子將愛情譯作密碼。張愛玲卻把密碼當成了愛情。

一看見淳子，便會想起張愛玲。

她們一起細數著胡琴的弦，如同數著半生獨處的光陰。當掌心輕撫過舊唱片的紋路，她們，不約而同找到各自的名字。

她們依然保持著斜飛的姿勢。當上海在霓虹的櫥窗裡褪色，張愛玲已遠渡重洋。而淳子，在澳洲的晨昏裡，翻檢著隔世的信箋。

淳子，你有多少個晨昏，在張愛玲的句讀間看見自己。



■淳子在張愛玲訣別俗世的最後疆域，美國洛杉磯。



■宋以朗父母、張愛玲遺產受益人宋淇、鄭文美的合照。



■宋以朗在主題中的與張愛玲往事的（雨竹攝）

真正存在的，就只有令人嘖嘖稱奇的一系列上海女子，每一個都如此堅強、動人、獨特。淳子的書，正是要把她們間的故事娓娓道來。

最後要說的，是關於我很感興趣的上海話。小時候鸚鵡學舌講什麼“邪氣好”，一直不明白怎樣寫，後來翻看吳語字典才恍然大悟。但我始終搞不清，何以像家母或張愛玲那麼顧體面的女人也滿口“邪氣”？這豈非很“邪”，很“不正經”嗎？直到幾年前我讀到夏志清教授的訪問，他當時不斷提醒記者：“你又說‘老好’了，你們這樣說不對。我們都說，邪氣好！‘邪氣’這樣的詞多形象！”我終於才放下心頭大石。

淳子此書，自然也是“邪氣”好！

劉虹詩選（兩首）

自首書

你在看深淵時，反被深淵盯住
懸崖兀立，才顯出悲情的高度

以為詩可抒大地低處的呻吟
以為振翅就能劃破封凍的天空

墜落即流星噴起即岩漿：殉道
必有回聲……你以為的皆未發生

那些經你的眼光誕生的人
又經你更深情的注目，夭折

狼狠心，沒有什麼非渾作牽絆
也沒有什麼值得你目送，和絕望

你早已是故鄉的他鄉人
與鄉音失聯，錯過了青春風情

將錯就錯或將計就計地：愛著
情到深處，惟有死亡不忍辜負

——它靜默中的燃燒。是時候了
天已黑透。這是投名狀更是自首書

螺帽與螺釘

早先螺帽與螺釘互相吸引
它們對抗——對抗得嚴絲合縫
事情如果結束在詩歌之前
彼此就不會成為對方的漏洞或把柄

螺帽總想獻身給惟一的螺釘
螺釘竊喜卻又怕對不起自己的耐力
希望被多多笑納而非獨佔
它不明白螺帽為何要如此糾纏

螺釘屬於科學敘事和工具理性
它享受具體和具體的一次次否定
螺帽顯然空靈一些耽於美感敘事
它用空間做夢用時間破碎

老了的螺釘懷一腔雄性的委屈
還有多少未刺探的空虛未直奔的主題
老了的螺帽笑自己是個圈套
漏掉的是日子套住的是自己……